

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

□ 汪志楠

昨晚和奶奶打电话时，奶奶说隔壁的张奶奶死了，突然有种巨大的荒诞感覆盖住了我的心脏。一句“死了”后是长久的沉默。我们在电话的两端呼吸着，如水一般的寂寂。

奶奶还是略显从容地接了下去，好像是处理了无数次有关于“死亡”的话题。起初她以为我是忘了张奶奶是谁，跟我解释，就是小时候一起玩的毛蛋的奶奶，今年过年的时候她还在路边和我打招呼……

——我知道的，奶奶。我小时候，她还带我去院子里摘过石榴，都给我大个的……

——对对，你去她家小卖铺买吃的，她家老头经常逗你……

聊了好几句，都是在怀念过去。好像就是这样，张奶奶给我们的记忆是鲜活的，再次谈起与她有关的记忆，好像是数着一些凋落的花瓣。其实我早就知道，那朵花不管根茎埋藏得多深，在死了的这一刻起，就从我们身体里被拽了出来，在陌生的空气里苟延残喘着。或者说喘不上气的是谈论着的我们。

——她怎么走的？

——讲是食道癌，去苏州没治好，最后还是回来了……人就不行了……

——前些天还活生生的一个人，咋就没了？

——还是年纪上来了。她家人都回来了，孙子哭得伤心……奶奶是特别在意“哭”的。哭声，在她看来是和世界的羁绊；用眼泪送走亲人，是亲情在告别死亡。

想起去年春节，奶奶的妹妹——小姨姥走了，才六十几

岁。说是那天和老伴吵了嘴，一个人去澡堂洗澡，回来吃了个凉苹果，之后又受了凉，突然人就走了，那么得猝不及防。

从那时起，我一下感觉到生命的脆弱，岁月好像一直在不经意间从我们的身上萃取水分，它在等一个瞬间，只消轻轻一碰，碎成一片片，最后理所当然化成齑粉。我还记得小姨姥灿烂的笑，过年去她家玩的时候，她给我拿好吃的零食，烧很美味的菜，带我们出去玩……原本那么熟悉的人，如今我回想，只有一些模糊的影子，我只记得她给我的感觉，而连完整的一个笑脸都回忆不出来了，莫名觉得有些可怕。

——她走的时候，俺们都去送了。她家俩小孩一滴眼泪没掉，那可是亲妈呀！他们一滴眼泪没掉！俺妹妹走了，俺妹妹走了！

大抵从这时候开始，我忽然意识到了眼泪对于一个老人家的重要性。可能眼泪于他们而言，是欢送，是祝福，是他们曾存在于这个世界的痕迹。

我还记得奶奶的哭诉，那许是奶奶最伤心的时候。

过年她烧饭炒菜的时候总是走神。一个人坐在厨房烧柴火，总是盯着火苗发呆，刷碗的时候眼泪突然就噗噗掉进了洗碗池里。我记得有一次，那一天很晚了，奶奶烧着最后一锅水，突然和正摆弄着柴火的我：“楠楠，你知道吗？奶奶没妹妹了，没妹妹了……”她嘎嘣着，像个小我很多的孩子，我愣着神，竟不知道如何接话。

如今，奶奶一个亲密的朋友

又走了。她不知道将这个重要的信息与谁分享才能缓解她心头的失重感，才能淡化死亡的阴影。她选择告诉了我——她的孙女。她用着尽管听起来还算轻松的语气，可是我知道她早已咽下无数次将要溢出的哭腔。我看她如此故作轻松地处理着“死亡”，不免沉痛。

——楠楠，你不讲话，是觉得她可怜吗？

——我就是还没有消化这个事实。

——她家的孙子哭得可伤心，还没上大学呢，奶奶就走了……

她不断重复着“哭”的字眼，仿佛是在向我传达她的夙愿。我觉得我似乎明白了她的意思，但是我希望我没明白，我突然想给自己一巴掌，扇掉那些莫名其妙的念头。如果是我亲临死亡，我除了眼泪竟然拿不出别的……

——奶奶不跟你讲这些难过的事情了，你好好学习。

之后便是盲音，好像此时错乱的心跳声。

我们要怎么谈论死亡，我们又要怎么谈论活着。

对于奶奶来说，她的祖辈、她的亲人、她的朋友，已经是过去，她70多岁佝偻的身躯承受巨大的悲伤，一次又一次，烙下深浅不一的伤痕。她活着，承受一切，消解一切，在剩下的时间里数着所剩不多的独属于她的记忆。

记得是多么痛苦，遗忘又是多么可怕。从来到世界上的第一声啼哭开始，生命便宣告了它的退场，便是以哭声结束。我们原是在人间笑闹了一圈。

让人生无悔

——读《秘密》

□ 陈晓兰

你不想改写人生？未来有无限可能，过去却只有已成定局的那个。我们常常觉得，人生某个关键的岔路口，如果换个选择，就会有完全不同的人生。可是人生是个单行道，既然选择了就不可回头、不可改写，因此往往有无法弥补的遗憾。

东野圭吾的小说《秘密》，以写实笔法讲魔幻故事，主人公直子借助年轻的躯体开启新生，让人生重来。

因为一场车祸，平介的爱妻直子遇难，女儿藻奈美被诊断为植物人。直子原是依附男人的家庭主妇，她一直怀疑自己生活的意义，认为女人的命运不该完全掌控在男人手中。有一天，女儿奇迹般地苏醒，意识却是妻子直子的。平介与这个妻子心女儿貌的人一起生活，这也成为他们一家的秘密。

直子的灵魂附在女儿藻奈美体内，开始计划自己的将来，她誓要成为有为的职业女性，逃离原来的生活。她向自己的目标尽最大努力，先是埋在成堆的参考书与习题集中，成功考上心仪的高中，既而又考上心仪的医学系。她假装藻奈美的灵魂复苏，摆脱了作为丈夫的平介。她后来在大学医院担任助理，同时还进行脑医学的研究，事业上前程似锦，并在25岁的时候成功婚嫁，这是个对自身命运有极强掌控力的女性。平介到最后才醒悟，车祸之后，藻奈美的年轻躯体内，附着的一直就是直子的灵魂。

外人眼里，平介的妻子已在事故中去世，但平介与藻奈美体内直子的意识一直有夫妻之间的精神交流，也是他另觅妻子的障碍。他眼见爱妻借助一个年轻的躯体，努力学习，朝气蓬勃，被年轻的异性爱慕与追求，未免忌妒，无法接

受，激发了极强的控制欲，矛盾激化到无法调和的地步。

那起事故的肇事者棍川幸广，在事故中也遇难了。所有遇难者家属都只想要赔偿，只有平介还在追寻事故的原因，一步步揭开棍川幸广的故事。这个家庭的故事，直接导致平介三口之家的毁灭，却又在精神上拯救了它。棍川幸广得知儿子文也非亲生，给妻子留下“我没法假装父亲”的条子就离家出走，并另外组建家庭。但他是爱文也的，知道文也有他做父亲更幸福，觉得自己做了蠢事，“我光在考虑自己还能不能当好一个父亲，却完全没有想过要为一个爱的人选择一条幸福的路。”所以他依旧对文也像父亲一样尽责，为了给文也赚足学费，在公司加班加点，疲劳驾驶，酿成旅游大巴坠落谷底的惨剧。

“为爱的人选择一条幸福的路”，棍川幸广的故事，让平介幡然醒悟，不管眼前人是女儿藻奈美还是妻子直子，他都决定给她想要的生活，就这样做个帅气的男人。如此，所有问题迎刃而解。

藻奈美体内的直子灵魂，一直在警示我们，不要做后悔的事，她开启了为达目标努力的一生。其实，人生有没有遗憾，并不在于你有没有成功，而在于你有没有努力，你努力过了，就不必遗憾。因此，与其今后后悔，不如现在努力，任何时候都不晚。

我们的人生往往纠结很多东西，使我们与所爱的人处于对立，深陷矛盾与痛苦。东野圭吾用讲故事的方式为我们开释，故事中，棍川幸广释然了，平介释然了，而我们也该在某些纠结中释然了。

书海撷英·悦享
区委宣传部、区融媒体中心、区文联、区新华书店、区全民阅读促进会联合推出

美丽的麻花辫

□ 陈静

从我记事起，我就喜欢妈妈给我扎麻花辫。

童年记忆里的每个清晨，当我睡眼惺忪地从美梦中醒来之后，妈妈都会温柔耐心地哄着我起床，然后忙碌着给我扎起她最拿手的麻花辫。妈妈的手真是巧，每次给我扎的麻花辫都会得到老师的夸奖。当最后一个小皮筋固定好后，我就迫不及待地摇头晃脑，看着镜子里的自己，惊奇地看到我的头发从散乱变精致，越看越开心，越看越喜欢。每当这时，我就会想，我的妈妈是会魔法吧。我笑得露出了小虎牙，妈妈也跟着开心地笑起来。那时候，妈妈的笑，和我的麻花辫一样，都很美。

我在妈妈的关爱下一点点长大。那个时候天空很高很蓝，日子悠然又漫长。吹过了一年又一年的风，我的麻花辫也在每一个

日头里摇曳。

日子一天天过去，到了我10岁那年，我的麻花辫有点太长了。爸爸觉得头发太长，会吸走营养，我又要读书写字，留着及腰长的辫子不方便。于是爸爸一声令下，要强制剪掉我的辫子。宛如晴天霹雳，我号啕大哭，可是爸爸好像已经和妈妈串通好了一般，对我的哭泣置之不理。

当我被带到理发店坐下，理发师拿起剪刀剪掉我第一缕头发的时候，我就不敢再看了，眼泪早已蓄满眼眶。一剪子，一剪子，“咔嚓”的声音在那个沉闷的午后响起，我心爱的麻花辫落在了地上，眼泪也夺眶而出。我不知道的是，妈妈的眼眶也红了。

回家后，我固执地闹着小脾气，不愿意再理妈妈。我像一个笨蛋一样倔强地误会着妈妈，以为她是觉得辛苦才不愿意我留麻花

辫。现在想想，当时的自己真是固执得可笑，妈妈怎么会不愿意给女儿扎小辫子呢？只不过是担心影响女儿学习了罢了。

随着时间的推移，我逐渐忘却了麻花辫，开始追求自己的个性和风格。我开始尝试各种不同的发型。

直到今天，我偶然翻到了小时候的照片，看到那个扎着麻花辫神气活现的我，心中涌起了一股莫名的感动。我想起了妈妈每天不厌其烦给我扎辫子的样子。她的手法是那么熟练而轻柔，她的手指在我的头发间穿梭，如同在弹奏一首优美的曲子。都说幸福的人用童年治愈一生。妈妈是把对我的爱编织进了麻花辫，所以我的麻花辫才总是编得那么整齐、那么美丽，仿佛我的每一根头发丝都被赋予了生命。



《香风十里》 钱新明